

解州全志卷之十三

安邑縣

藝文

鹽池賦

明 姚誠立

河東鹽池卽古所稱解池也神工所鑿海竅通之地連  
雍豫埜分參觜幅幘廣敞百二有奇溘滄迤延衆脉委  
輸從任土作貢之初資庶民鹵澤之福於廓萬頃浩渺  
乎禹甸之陽盤盪一陂劃開於條山之麓危巒峭壁背  
峙而巖業茂草豐林葱鬱而叢簇連碧海於長天接銀  
潢於平陸耀浮景之鮮鮮漬潤下之漉漉寒輝燭艷遙  
奪紺晴素波淪漣擬展紋縠時而清風徐來零雨旣霽

解州全志

卷之十三

安邑縣 藝文

一

皎月空懸旭光絢麗停泓湜泚而潏洄衆妙雜出而嫵  
媚詎濯滄浪之纓誰效褰裳之厲何須晏樂橫汾誰羨  
垂綸清渭隱蛟螭於潛淵走百獸於秘邃飲如帶之霓  
虹蘸一抹之嵐翠周俯仰以四窮差縹緲而無對若乃  
依人境而漉漫傍城郭而泐洶爲嘉味之聚藪歛淑氣  
之氤氳玉壺仙跡儵霍濩其濫涌鮫人窟宅滢沉靜而  
深澗倘蜃靈之見象恍織女之渡津東跨夏臺而有栢  
塔瑤臺咸谷風洞之奇居其左西控雷首而有五老王  
官靜林雪岩之勝據其右稷山孤山紫金峨嵋當其前  
歷山讓田傅巖聖澗擁其後六池映帶而潏洄暹渠蜿

蜒而廣袤總區外之支洳殺狂濤而透漏於其遠也長隄層護架百里之飛梁於其近也繚垣匝周抵千夫之介冑戎毒無釁可侵暴客何隙而寇又有層樓巍岸峻宇高軒崇基回繞甘水瀑旋瞻雕甍之拱漢睇樓檻之凌煙狀參差而錯落勢瑰瑋而踳躔凌倒影而翥翰衝虛無而鮮顏於是操五弦以解慍準六義以賡吟酌陶匏以取醉娛驩景以會心鑣輪齊馭剋蓋招尋不減向洞庭以張咸奏狎西湖而泛武林於美哉池也景物於焉備矣而阜國裕民財源會焉於是乎集羣靈恢廟貌竭明禋通顯報專祠者列東西以岐尊配享者別爲次

解州全志

卷之十二

安邑縣 藝文

一一

以燔燎風雲雷雨依陰庇於監司日月山川迓明庥於拱照遵御制之常典而肥牡清酤之交陳狗時俗之儀文而舞蹈發揚之並效歛而元英變律蒼陸報春伊曲沼之方燠迨冰泮於斯辰北極初凝昔黯黯而色閉東風忽解驚片片之光新繁亂璫岸離披玉津開碧潭之漾漾挹白石之磷磷遲以炎夏駘宕浮華祝融秉令巽氣噓嘉淋漓霑灑滃霽盤霍其初結也纖若塌花之依水面其成實也番若麗水之墜珠華方綽約兮漸漬忽繽紛兮無涯擬編貝而貫珠亦如粟而如砂惟大小之參錯更方圓之殊差緬呈妍而積素殊皎潔而堪誇蒐

靈根於伏壤復詭怪而槎枒於是乎徵丁力集亞旅具  
畚鍤載筐筥負暄暘冒溽暑效胼胝圖積貯無何而珉  
磈之砌突起如邱礧礧之堆密比似櫓一任取盈於天  
然之植何勞貸富於海濱之賁爾乃罽賔之水晶難以  
方其堅好胸臆之齷子未足擬其甘飴餌之者譬峯膏  
之適口捧之者似崑璧之呈姿以擬至人之德生有恒  
而化有則以方君子之體磨不磷而涅不淄尚方需爲  
珍產岳貢倚爲先資而乃普駟僉之利權水衡之征惟  
生機之代嬗斯萬室之儲贏或克實乎天府或佐計於  
邊庭偕胝鱗以併入兼梅鼎以和羹是以天王籌國鹽

筴是飭經理分曹賚其掌職都運總之法軌九式廼遣  
代巡廼勅司直以旬以宣褰帷憑軾雖新猷之可圖究  
舊章之勿失三以分場兩而別泐食則剖戶口而均沽  
法則羅三省以爲極故乃權子母之獲者不辭負擔而  
出途垂羶薌之涎者豈憚梯船而貨殖况乃著爲不易  
之規申以畫一之令徵求有節供輸惟正跡平易之懿  
章弛操切之弊政掣放惟時盈詘互乘察輪蹄之姦回  
嚴升斗之量稱事惟取給於均齊民斯相安以響應而  
更無爽三尺勿亂五聽務使飢冗息其僭差豪强戢其  
兼併以斯熙熙攘攘者靡不豫悅乎王道之本情而樂

樂利利者亦胥繫屬於因民之罔病不然而煩苛橫施更張遞易蠹蝕交興煬竈四出骨吮髓敲箕張斗揭因而人悲徹骨之貧家罹懸罄之苦或顛天而載呼或仰屋而莫數或齎怨而入重泉或斂跡而離故土則生於池者死於池利於池者害於池如遠年近日不忍關於聽覩者未宜盡委於菑沴之侵成敗之數也民亦勞止汙可小康仁人君子幸勿緩須臾之澤以與民相更始焉亂曰沔彼陂池波炭炭兮鹽成自天光晶燦兮寶藏興焉國儲辦兮景物紛紜滋遊衍兮永利是圖民綣綣兮解慍阜財王澤湛兮予以繩之事可按兮沕穆湮淪

法則變兮不均而厲衆乃渙兮曰惟懷柔仍舊貫兮足國裕民適我願兮豈弟君子竚宵旦兮

安邑縣城東姚暹渠修橋記

馬 寫

維安邑縣城東青臺門外有河一渠曰姚暹渠乃隋大業間都水監姚暹所開也按志古有永豐渠通舟楫以達渭之阜角灣暹又引夏之巫咸谷九女泉以益之盥於苦池盈漸流穿縣城而西出海光跨路至解與涑水合滙於五姓湖至孟明橋入黃河長亘幾二百里既涑水移治而舟楫遂廢若天時乾涸則擁灌上流而淺竭秋潦則放衝怒激而不可節制宏治中分道城北以殺

其勢今城中之流且塞而跡固在也青臺涑津二門外俱有橋而此爲尤急蓋本縣坐落鹽場路當衝劇連桐夏引翼沃行澤沁而下修覃道汾晉以拱圻服往來無虛日舊有橋修葺責之僧狙爲其通商之利取用於橋之多奈衆志難齊苟可通行而不求備時被衝沒商販延阻則課辦稱難厲揭艱辛則徒馬告困臨流之歎空多議於相遭玩愒之心頓相安於苟濟固不知其幾衝沒而幾修葺也茲惟我後川傅公作意改修衆共仰成之公以圻服名進士借重安邑慈恕廉明肫誠惻怛承地震之後百廢蝟集如墉垣廟學署館帑廡之屬皆次

第興舉固上不爲費而下不知勞者且此橋之修固行政之所不廢特興舉之一節耳中間易材勸輸盡制圖存不文而亦可久也至若慮逋荒教栽植垂憫慰而致生來凡以爲民者無不用也由是而尋故道觀流泉通水利而豐貨殖凡以爲民者無不用也豈直橋之一節云

都察院左都御史贈太子太保眞予曹公墓表

呂維祺

御史大夫眞予曹先生考終安邑里第上震悼命所司贈官賜廕遣使致祭葬且議諡矣吉陽緝敬李公狀其

行蒲坂象雲韓公誌其壙其子計部君曰良復屬表墓於呂子呂子曰表墓非古也雖然文章流別論曰古有宗廟之碑後世立碑於墓顯之衢路載銘辭也而曹昆邠公墓詩則云青松羅前隧翠碑表高墳若夫郭有道無愧之銘陳實文範之諡羊叔岷山之淚陶侃武昌之像先民既歿德音孔存夫亦猶行古之道也矧余與先生爲道義交可無一言鑄諸麗牲之石先生諱于汴字自梁號眞予曹以國氏文之昭也七世祖君祥始籍安邑數傳生公父雲津公希舜有程大中之風配喬繼張公張太夫人出也生而神采煥發目光炯炯舉止端重

毅然以聖賢爲期既入運庠益潛心於理學舉萬曆辛卯鄉試第一人壬辰成進士出鄒泗山先生門筮仕淮陰司李風清弊絕政簡民和刑幾措所修防錄善直塾飭武皆有成績初志道書院聚紳士論學著共發編尋以卓異召爲給事中歷吏科都給事中筦內外計澄敘虛平門無筐牘既而乞侍養疏九上移居城外神廟始從銓請晉太常少卿予告在言路諸所陳說無不關國計民生綱常名教及丁太夫人艱誠信致哀自此十載林居澹然世故惟率諸弟子宣揚六諭商証聖宗鄉閭感化而四方來學者如雲光廟起官疏辭未允熹廟初

有廣寧之陷乃急裝赴闕客問倘此行遂授遼鉞如何  
先生曰濟則韓范不濟則張許尋轉大理少卿歷僉副  
院癸亥佐內計璫局方熾先生力保正人率多嘉賴會  
推少宰陪馮少墟先生特蒙點用先生疏辭四上卒決  
去甲子起總畱臺不赴乙丑璫局愈熾竟以黨削奪屏  
跡養晦譽望彌隆會今上登極起公左都御史再辭趨  
朝遂疏陳堯舜之學薦名儒條吏弊飭巡方禁鑽營澄  
察典中外肅然宸眷彌殷亡何寇薄都城先生議安內  
地收人心嚴保甲給粥蓆嚴加警備獲保無虞寇遁乞  
休疏數上奉溫旨得馳驛歸先生自筮仕迄今四十餘

年位躋大僚而家猶壁立布袍蔬食無異寒素至與人  
爲善之念晚而愈篤學會復興諸生錄其教言爲共發  
續編屬寇警則扶病登陴形神交頓猶與門人論學不  
輟及病革謂計部曰君恩浩蕩愧未報稱奈何甲戌端  
月十九日子時正襟危坐逝矣是夕東北方有大星殞  
光之異居民罷市弔客越疆臺使請郵督學牒祀郡邑  
門人追稱之曰明學先生享年歷 元配子姓著述恩  
郵具詳李公行狀韓公誌銘及家 呂子曰余始筮仕  
卽知海內有真予先生迨余典銓先生爲僉院始定爲  
忘年交道義相訂臭味莫逆蓋二十年知己也先生以

斯道爲已任其物身立朝清節忠猷純德邃學巍然爲  
一世靈光海內無識不識咸欽慕焉先生與鄒忠介馮  
恭定二先生友善余嘗與忠介往復 學亦親炙恭定  
友最善然未若與先生習且久也余聞先生之言曰以  
未發之中爲根本以萬物一體爲規模以改過遷善爲  
工課又曰學問要透頂源頭一澄萬流自清又曰孔子  
有耳目口鼻衆人亦有耳目口鼻何增何減要將真處  
求又曰搜元窮隱談天論聖其思如毛其口若河若非  
實有諸身一毫不濟於事又曰忠君孝親安民阜物辟  
如飢食渴飲寒裘暑葛隨時行之而已飲食不求人知

而忠孝求人知惑也又曰害治不但小人不但學者學  
術不正每爲世病亂之生亦多坐此終日談孔孟而合  
孔孟之脉者鮮矣功利辭章無俟論也嗚呼若先生者  
紹明正學纘承道統其有功於聖門可謂俊偉也已余  
嘗謂斯道如日中天萬古不晦當今之時學者愈不可  
不自任故表之曰此明大儒名臣眞予曹先生之墓也

舜陵前辯

國朝

張京俊

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此孟子之言也今安  
邑縣治之西北三十里地名曲馬村有鳴條岡舜陵在  
焉岡自絳縣湯王山分支西委自陵循岡東遡六十里

有禹故城俗名禹王城卽魏都之安邑秦郡之河東也  
孟子曰舜卒於鳴條伊訓曰造攻自牧宮則是舜之卒  
禹之都桀之伐皆此鳴條也舜陵當在安邑今湖廣永  
州府九疑山亦有舜陵焉歷代祀典致其下千古之疑  
也竊嘗考之古祭不墓故帝王陵寢不見於古文元魏  
太和始詔祀帝堯於平陽祀帝舜於河東夏禹於安邑  
成湯於汾陰至唐代宗永泰二年詔道州舜廟蠲近廟  
佃戶充掃除從刺史元結之請也又唐張謂道州舜廟  
碑云舊無陵廟天子有事皆於山下行之因建廟焉此  
永州有舜廟之始宋建隆中復詔天下於古帝王陵墓

設守視禁樵蘇自大昊以下十六帝各給守陵五戶而  
舜陵在永州九疑山此永州有舜陵之始其意蓋遵司  
馬子長史記之文也謹按帝舜卒葬之文不獨史記有  
之其見於古文辭者九而西漢以後之書不與焉其九  
書者尙書禮記國語檀弓孟子山海經家語竹書史記  
是也尙書云舜生三十徵庸三十在位五十載陟方乃  
死禮記祭法云舜勤衆事而野死檀弓云舜葬蒼梧之  
野蓋二妃未之從也國語展禽曰舜勤民事而野死孟  
子曰舜生於諸馮遷於負夏卒於鳴條山海經載舜陵  
者不一海內南經云蒼梧山帝舜葬於陽丹朱葬於陰

大荒南經云南海之中有汜天之山赤水窮焉赤水之東有蒼梧之野舜與均叔之所葬也大荒南經又云帝堯帝舜帝嚳葬於岳山海內經又云南方蒼梧之邱蒼梧之淵其中有九疑山舜之所葬在長沙零陵界中家語云帝命二十二臣率堯舊職恭已而已天平地成巡狩四海五載一始三十年在位嗣帝五十載陟方岳死於蒼梧之野而葬焉竹書紀年云四十九年帝居於鳴條五十年陟司馬史記云舜踐位三十九年南巡狩崩於蒼梧葬於九疑是曰零陵此九書之中尚書尚矣言帝死而不言其地其次則禮記檀弓國語爲近古檀弓

爲合葬者引雖云蒼梧未可便謂是南荒之蒼梧禮記國語之言其敘致似出一手不知展禽之引古禮歟抑漢儒取國語之言而雜入禮經邪曰勤衆事而野死爲祭法引之也夫舜命官分職地平天成此舜事也若舍此以南巡爲勤衆事抑未矣則二書之言勤衆事勤民事者或於畿內有近天子之民事舜暮年時偶一幸臨之耳豈可以南巡實之哉若山海經則博而不倫不足信矣家語則取尚書檀弓國語之言而雜著之益非有見也惟其言似確而齟齬在孟子史記二書之是非辯則千古之疑剖矣竊以爲孟子之言似多於子長孟子

生戰國之世斥儀衍距楊墨言必稱堯舜其告滕井田學校之制言言有徵卒於鳴條一語倘非有據則必不言矣又曰吾於武城取二三策而已矣以孔子之刪述猶必深維而不肯遽言則鹵莽無稽之過孟子之所必無矣若檀弓國語禮記之書孟子其未之見耶三書之在當日恐尙未有南巡之解與孟子之言原不背謬也子長當秦火之餘典籍闕略其作史記云南巡狩崩蒼梧葬九疑者蓋以尙書陟方乃死之言與國語檀弓家語之說而成之然不無可議夫尙書旣云格汝禹朕宅帝位三十有三載耄期倦於勤汝惟不怠總朕師又曰

正月朔旦受命於神宗率百官若帝之初是禹旣攝行天子事矣今日南巡狩是百一十歲之天子尙驅車南荒則禹所攝者何事一可議也且天子七月而葬同軌畢至今云葬九疑當時諸侯悉赴南荒耶抑不赴也或云天子無外故於所卒處葬之然蒼梧尙在九疑南五百里何不卽葬蒼梧而復有九疑之返是又可議也且以陟方爲巡狩蔡九峯註經亦疑之矣竊惟五十載陟方一句是總敘舜歷位之年非謂此時巡狩也夫敘歷位之年何以云陟方蓋以陟方爲天子事岳牧不得而同之故以此敘歷年猶云五十載爲天子也然倦勤之

後何以擊帝載夫亦猶帝攝行二十八載堯未嘗去天子位也今史記巡狩二字實本之陟方即使不誣而南之一字又何所本乎是又可議也若是子長之言似不得與孟子較長矣獨可疑者以子長之博聞足跡幾遍天下生長龍門去鳴條不二百里何以舍安邑之舜陵而遠取南荒爲哉子長固言之矣其五帝贊云余嘗西至崆峒北遊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所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總之不離乎古文者近是夫曰近是則亦未嘗必以爲是也至於孟子之言子長又何以獨不聞蓋子長上下數千年初成一書

又能保其博稽之不或遺乎不則以其孤而擴之也豈知數百載下有竹書之一證哉竹書者晉太康中盜發魏襄王塚所得竹簡書也記年自黃帝至周赧王之二十年舜記云四十九年舜居於鳴條五十年陟與孟子適合夫是書也藏之地下經五百餘年而後出不遭祖龍之燄不經漢儒之雜爲舜陵一證亦一大快也益知孟子之在當時必有據而云然非漫爲之說也竊又以爲子長三至之惑不獨在古文蓋又惑於秦博士湘妃之對與始皇雲夢之祀也夫秦之先起自西鄙至穆襄之世始與中國會且焚書之令曰非秦紀者皆雜燒之

蓋畏天下之議已也於是列國之史絕則秦博士之所  
知固不廣矣若魏承晉伯之餘居三聖故都文物之備  
可知則竹書又豈秦紀之所得比倫哉故以爲孟子史  
記之是非辨則千古之疑剖矣若是則舜之不葬於永  
州而葬於安邑之鳴條確乎無疑矣嘗見李卓吾有洞  
庭湘妃辨亦云舜陵在安邑攷辯甚悉似無剩義而徐  
司馬又益以所聞茲述支辯亦竊欲附益云爾

舜陵後辯

前人

舜之不葬零陵予既辨之矣他日讀西漢書乃知子長  
之所從誤由於孔安國也西漢儒林傳曰孔氏有古文

解州全志

卷之十三

安邑縣 藝文

十三

尚書安國以今文讀之遭巫蠱朝廷多事未立於學宮  
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遷書載堯典等篇多古文說  
今按安國註尚書五十載陟方云方道也舜在位五十  
載升道南方巡狩崩於蒼梧之野而葬焉此子長史記  
南巡狩崩蒼梧之所本非古史傳聞有據乃得於孔安  
國之經解也安國之說既誤子長然安國又有所從誤  
也安國孔子世孫宰我檀弓皆孔子弟子二載之禮述  
宰我五帝德及檀弓篇皆有舜葬蒼梧之文想安國之  
時鳴條之蒼梧湮沒無傳而南方之蒼梧竊附其名故  
誤指爲南巡也獨不謂古文方國秦漢郡邑二千年來

得仍而不變乎且言蒼梧而不言方國則是天子畿內地也安國以秦漢郡邑之名驅尚書陟方從其說不大誤乎孔子家語載五帝德一篇乃增陟方岳三字又變尚書之文矣其亦出於安國乎夫辨者如射得實如發覆覆之既發辨可勿用矣兩存之者蓋謂非辯無以洗羣書之疑非考實無以明辯之果是也事理之覈自有冥合如程伯淳之數倉柱人心之靈未可盡誣也然則安邑之舜陵果是乎孟子敘伐桀之事曰自牧宮書曰自鳴條則鳴條牧宮宮名也蓋郊外之離宮也竹書云舜暮年居於鳴條註云有蒼梧山則舜之卒於此卽葬

於此殆無疑矣晉書謂安邑舊舜都非無見也風土記曰舊說舜葬上虞其言亦可釋也虞蓋舜始封之邑又舜子均叔之封也若謂會稽之上虞則非也今蒲州東南八十里有蒼陵谷去媯汭水不遠王肅曰媯汭虞地名則蒼陵谷亦古虞地也今中條山以竹書斷之古必有蒼梧之名故檀弓等書皆云舜葬蒼梧亦非誣言也彼零陵之說誠荒唐矣

舜陵碑文

前人

有虞帝舜之有天下也澤被萬世其始封之邑倦勤之都升遐之宮陵園之葬皆在安邑自史記一誤後世悠

繆之談罔惑千古茲援古文以考正之孟子曰卒於鳴條以宮言也檀弓曰舜葬蒼梧之野以陵言也鳴條牧宮名乃禹營之安邑卽夏縣之禹王城也蒼梧古山名卽安邑之南山曲馬村之陵卽蒼梧之野也舜暮年思居舊邑禹爲營鳴條牧宮以安之因名之曰安邑此元魏分爲北安邑南安邑皆禹之舊封隋唐改安邑曰夏縣以禹城在焉改安邑曰虞州以舜陵在故晉書曰安邑舜都唐開元建舜廟於陵上夫唐代宗永泰二年已詔道州舜廟蠲近廟佃戶而開元復建廟於此必知此之爲是而彼之爲非也不然何以建廟爲哉惜乎建廟

而未及改其制並其人無傳其文亦無可稽矣此其大略也詳具舜陵集焉